



賴古堂文選卷之二

周在梁園客

長樂鄭振鐸書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還祁集序

徐世溥

張純字、祁人、其兄元宇、以小兒醫游江右、與余兄善、
純字省兄、時至豫章、余輩初弗知也、先君之謫清浪、
故人希同行者、元宇趨語家人、純字即歎曰、人生一
從、賢士大夫、游足矣、往徐公治、發數月、發人德之、至

今顧以貴弗敢謁。今患難獨無一人從。富貴安用。朋友爲。崔魏之鋒。能及我哉。卽捲衣被。挾囊登舟。令元字先之曰。余有弟願往也。旣辭不獲。遂行。饑渴寒苦。道路共之。所過小原林薄。可觀地。艤舟杖策。偕先君徘徊吟嘯。意倦乃還。能大小書。先君有所賦咏。險絕處輒代往書之。跋識歲月如式。今自君山以西。玉華開林楠木鐘鼓諸洞。辰沅間溪壁。其爲先君詩者。往往純字蹟也。旣詔赦東還。元字已沒。純字奉喪還。數年。先君歷南廷尉司空矣。居邠不通問。比告歸。乃歲

貽茗筍鮓書。歲春聞先君病。卽買舟南來。問疾。先君歆攝衣見之。余輩懼其勞。則謝純字遲相見。乃久之。而先君竟不起也。嗚呼。勸哉。當謫居時。緹騎四出。制使有歆殺五成客以媚閹者。時使人僞乘傳入清浪城。流言如雨。純字正色謂先君。諸公見詔。就命未晚也。苟無朝命。留軀待清。再輔昇平。卽或矯詔。趣公等死。吾當扶櫬歸里。全公不屈之義而已矣。嗟乎。天下之高義。未有如純字者也。平居無杯酒。交歡聞鼓。赴義慷慨。周旋萬里。歷患難遐荒。曾不一笑。宦聞病。

千里相視。留旅舍。旬時竟不遇。相見。余曹負純字甚矣。同社諸公。感純字之義。于是相屬爲詩。以送其歸。凡得五言二十一首。七言十九。歌行三。樂府一。四言詩八章。並當世賢達。有聞于時。彙爲一卷。命曰還邴集。於戲。純字自此不朽也夫。

文定序篇上

艾南英

尊學庸語。孟心書。斷以考亭之章句。因裁以爲題。敷陳詞義。如一出於聖人之言。其道精微變化。尚矣。自秦漢以來。未有盛於斯文者也。蓋自洪永迄隆萬。以至於今。名儒將相。予既論著其文。考其行事。至於盛衰之際。未嘗不掩卷三嘆也。夫文章之道。始而質。終而文。然後盛。極而衰。迨衰矣。又有維且挽之者。而後盛。豈不以其人歟。然二祖之世。可謂質矣。其文不甚著。見成弘而後。乃稍可紀。不獨追思一時人心風俗。

節義事功之槩。而祖宗朝。惇尚質實。風厲學官之意。亦往往而合。然則所謂質者。可謂非盛歟。予考次其人。青田浦江義烏。一時從龍之傑。不由舉業升進。置勿論。若夫西楊南楊之論思。東楊之經畧。北塞塞忠定。夏忠靖。周文襄。之理財用人。王忠肅之典銓。于忠肅之計安社稷。馬恭襄。項襄毅。馬端肅。余肅敏。許襄毅。王威寧。王靖遠之勲伐。耿清惠。李恭定。海忠介之清節。遜國諸臣。方鐵。周景等之從容就義。劉球。鍾同。楊瑄。孫忠烈。許忠節之致身。李文忠。魏文靖。吳文恪。

之經明行修。其舉業之文。皆不概見。或時為好事者。偽附其間。自數十君子而外。其他文學節行議論。駁歷之人。不以舉業著者。又往往皆是。吾痛悲夫。文彩盛矣。而功名不立。視祖宗朝。惇尚質實。抑退浮華之意。抑何遠也。夫數十君子者。勲猷著於竹帛。其或楷模後進。廉頑立懦。至矣。然則所謂質者。果可謂非盛歟。若夫商文毅。薛文清。王三原。羅彝正。蔡介夫。鄒汝愚。王文恪。王文成。諸君子。皆以賢相名銓。理學事功。忠義正直。兼有制舉之長。篇章流播。久而愈鮮。所謂

新刊堂文選 卷之二
彬彬質有其文者非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
至然心嚮往之矣

文定序篇下

艾南英

今天下言舉業斷自成化至嘉靖以守溪荆川昆湖
方山爲四大家果可謂之定評歟以予觀之此一時
之論非一代之通評也古以詩文並著一時因以名
其家自蘇李以及建安黃初至於唐宋代有名號然
卒未有兼綜條貫備衆家之體而能盡廢一代之長
者又况乎稟聖言以爲經其理深微廣博其目繁委
苟有好學深思而得其故者豈盡不足唐續發明補
四家之所未及耶故謂四家之言足以盡一代之通

評者非也。雖然，守溪荆川至矣。師循其說，猶志有所未足，何歟？或曰：學者牽於所見，以其迹已而俗變相類，論卑而易行，是以不能深究先正之法。然予考今之說，繩以得失之故，蓋時時有所發明。或曰：昔之言傳，今也將觀其後，夫昔之言非盡傳也。當其時，蓋亦汗牛充棟，既而彫零磨滅，不可勝數。而後傳者之言，立然則今之能為傳者可知也。嗚呼！聖道備矣，雖使游夏復生，不能盡學庸語孟之奧，蓋得其旨要者十未五六也。又進而求其性情，且夫以今人之詞代聖

人之言，與以古人之詞代聖人之言，均之非聖言也。然必曰與其今也寧古，又何居？然則合一代之長，尚恐未能盡學庸語孟之奧也。隆萬而降，吾取其旨之不悖於聖人者，附列先正之後，而畧其詞。太史公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若夫其旨確，其詞雅馴，吾舍先正其誰與歸？隆萬以降，雜以俚矣。方言鄙諺，時有見者，為其旨之不悖於聖人也。過而存之，存其旨而已。嗚呼！昔之取士，以詩賦論策，士日漸於淫靡，功利固無足恠。今非孔孟程朱，不道

也。宜其志氣清明。踐履純固。以暢四肢而發今事業。然有其言而無其行者。未有甚於斯文者也。可勝嘆哉。

文待序篇上

艾南英

事有傳於千百世之遠。而後世疑以爲非。說有出於一人。而天下或以爲是。君子闕之。至於制舉業亦然。則以其說傳於千百世之遠。而亦或出於一人也。以予觀於今之學者。不特溺於所習聞而已。雖其說僅倡於一時。權藉聲勢之人。亦憊然若終身之囿。而不敢也。嗚呼。何其自視之淺也。古之君子。其自許也不輕。故其待人也不苟。其於論師取友。矜慎詳履。再三而後可。以韓退之之豪。欲屈一季習之而不能。其

持論也。常與退之角。徽國文公以斯道爲己。其於
龍川東萊象山三君子所學。既不苟爲同。三君子亦
各自持其說。考其一時朋友切磋之助。皆後世所不
及。而學術人才之盛。至今令人追慕而不能已。今者
學一先生之言。惟恐其不肖。又惟恐其或攻之也。相
與峻其營壘。嗚呼。何其自許之小也。至最下者。又從
而獵其詞。吾無取焉。而所錄於斯刻者。又間有所乙
注。吾求無愧於理賢之理而已。夫鄙陋而無志。不深
求聖賢之理。而安於庸衆之說。此昔賢之所棄也。

文待序篇中

艾南英

易書詩春秋戴記各占其一。以爲業。而學庸語孟四
子之書。則士皆合而治之。嗚呼。祖宗朝取士之法。可
謂盡倫盡制矣。窺其意。蓋以爲六經之精微。盡於四
子之書也。詩三百篇。其引見於四書者。什而六七。聖
賢之說詩。與諸儒之說詩。拘牽文義者。可謂殊矣。其
語及於易書春秋者。尤寡。然而吉凶消長。進退存亡
之理。若四時行而百物生。無往不寓也。進而告其列
國之君大夫。退而與其弟子言政。皆古帝王修身齊

家。臧否得失。褒譏之林。至於禮樂。尤約言之。乃在視聽言動。治其性情之事。蓋六經之精微。至四書而源流愈合。踐履見矣。其神存。是以畧其器。今爲舉業者。日取名物象數。錙兩而配合之。蓋六經之句。三百六十屬之官名。鐘鼓玉帛。匏土革木之器。無不見於學庸語孟之文。嗚呼。何其麤鄙而不倫也。其最陋者。厭薄成祖文皇帝所表章欽定之大全。而驕語漢疏以爲古。遂欲駕馬鄭王杜於程朱之上。不知漢儒於道。十未窺其一二也。宋大儒之所不屑。而今且尊奉其蕪餘。其好名而無實。亦可見矣。若夫取刑名農墨黃老之學。陰竄入以代孔孟之言。自以爲奇且古。而不知其是非。謬頗於聖人。此文馬鄭王杜諸君子所不屑也。

文待字篇下

艾南英

嗚呼。制舉業中。始為禪之說者。誰歟。原其始。蓋由一
 二聰明才辯之徒。厭先儒敬義誠明窮理格物之說。
 樂簡便而畏繩束。其端肇於宋南渡之季。而慈湖楊
 氏之書為最著。及明初。功令嚴密。匪程朱之言弗遵
 也。茲至摘取良知之說。而士稍異學矣。然予觀其書。
 不過師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未嘗以入制舉業也。
 其徒龍谿緒山。闡明其師之說。而又過焉。亦未嘗以
 入制舉業也。龍谿之舉業不傳。陽明緒山班班可考。

矣。衡較其文，持詳矜重，若未始肆然，欲自異於朱氏之學者，然則今之爲此者，誰爲之始？歟？吾姑爲隱其姓名，而又詳乙注其文，使學者知以宗門之糟粕爲舉業之備者，自斯人始。嗚呼！降而爲傳燈於彼，教初說其淺深，相去已遠矣。又况附會以援儒入墨之輩，其鄙陋可勝道哉！今其大旨，不過曰厚自天聰，目自天明，猶告子曰生之謂性而已。及其厭窮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猶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心而必原之性，大學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也。吾將有所論著，而姑言其槩如此。學者可以察然而思，返矣。

托素齋詩自序

黎士弘

僕行年幾三十矣。少時抗懷高尚，以為十五年讀書，十五年仕宦，四十以上，便當杜門深山，著不朽之業，而今竟何如也。性情頹落，所志無成，兼以外蔭既傾，家緣兩集，宗戚朋友之所督責，子婦衣食之所仰需，從此以往，富貴不可知，去勞苦何日乎。僕少師六叔，未就外傳，壬申之冬，典刑凋喪，幾不比於為人，僕乃感憤自雄，猶記其時，歲暮迫除，嚴霜墮指，與弟毅，擁被連床，共燈而讀，至一字未通，則顰淚俱下，志氣所

積神鬼逼。嗟夫使僕當時不稍自愛。重與鄉里同。征逐。不知此十五年中。見天下幾人。讀天下幾書。而。累。漸。積。憤。又。似。不。似。今。日。否。也。僕。之。為。詩。在。戊。寅。之。年。每。有。所。作。不。敢。示。人。時。雜。置。古。人。詩。文。中。就。正。里。巷。間。所。嘗。稱。作。家。者。嘿。記。其。塗。乙。去。取。以。為。是。非。然。所。見。皆。可。知。以。為。古。人。則。古。人。之。以。為。今。人。則。今。人。之。矣。卒。已。歲。有。事。三。山。欲。見。曾。弗。人。先。生。無。以。為。贅。乃。作。蘭。與。蘭。語。詩。先。生。語。人。曰。黎。生。漢。魏。之。苗。裔。也。歸。出。全。本。見。吾。師。元。仲。吾。師。亦。言。如。弗。人。此。後。乃。稍。

自樹拔漸泛及於近體五七言諸章嗚呼雖小道也僕凡所為瘁心力於斯者豈朝夕哉當其意匠揣摩開窗攬卷每一袖思輒門戶洞開環庭疾走至兩足如槌十指欲脫仍復起坐呼燈伸毫塗鼠絲今思昔豈獨家纍輕閒亦遭時太平士得閒心卒業即就若猶井耳今四海鼎定士之才者驅車擁蓋馳一旅之師而過人國有司供帳稍不如意命一卒謹呼城中十萬戶皆菜色引領其卑者亦佩刀帶劍用繒帛如沙土乘醉臥道上傲睨行路人將使一困頓謀生之

於其前操卷出袖牽人而告曰我元白我李出吾知
引慚不暇誰復聽之乎然既已知其無用而猶且削
觚賣素執筆長吟若僕者真可謂不識時務之人矣

徐氏合刻序

東弘緒

周秦兩漢之文奇而奧者管子逸周書穆天子傳也
奧而僻者鶡冠太玄也奧而僻而偽者乾坤鑿度鬼
谷也奇而奧而雜冗者春秋繁露論衡也後之文人
其所取衷於文者莫不以周秦兩漢爲至至其所以
重乎周秦兩漢者固不以是數者而重也其間惟管
子之文深於天人詳於經術而逸周書穆天子傳有
尚書之遺風後之文人共尊之其他奧而僻與其奧
而僻而偽與其奇而奧而雜冗者後之文人稍有識

者莫不厭鄙而吐棄之。其所爲重乎周秦兩漢者。以其有左丘明之簡勁焉。有屈原之奇肆焉。有司馬遷之錯綜變化。班固之醇正典雅焉。而周則又有若莊周列禦寇荀卿韓非之徒。秦漢則又有若李期呂不常晁賈淮南之徒。是數人者。後之文人擇其一端。異力以從事。皆足以有名於世而不朽。然則周秦兩漢之見重於世者。徒以是數人之功。而非鵲冠太玄鑿度諸書之力也。今之爲文者。以爲是數人之文。吾習之。人亦習之。吾將以人之所共習者而取法焉。則吾

無以見異於衆。鵲冠太玄鑿度諸書。吾習之人未必習之。吾竊其說以附于制藝之內。則人將蹶然而駭。而吾始有以大異於人。於是不言道德仁義而言陰陽鬼神。不言名物法象而言金木水火。不言禮樂刑政而言晝夜之好醜。金粟之死生。凡其所爲。蕃蔡奉之。什襲藏之者。固皆向之文人。所鄙薄而吐棄之者也。而猶嘵嘵然號於人曰。吾爲周秦兩漢之文者也。嗚呼。世唯無爲周秦兩漢者耳。苟其爲周秦兩漢也。正偽統而嚴假借。則必自今之爲文者始矣。今之有

得於周秦兩漢之文者，則吾友徐慧后，與其弟孝穆，何者？兩君之取法周秦兩漢者，固不在於鵬冠太玄，鑿度之屬，而在於左馬晁賈之屬也。兩君之文，一以典古博大爲宗，慧后古大而沉摯，孝穆古大而高疑，以兩君之文，懸之國門，非獨淺薄者望之而自失，抑亦與僻者讀之而色沮，予以起衰救敝焉可矣。夫士之能文者，每不孤起，必有所偶，然未能必得之父子兄弟之間也。以徐氏而得兩君，天之報徐氏者奢矣，吾其能無羨與？

蘇武子遺稿序

方文

嗚呼，此予亡友武子遺藁也。予義不能無序，序之則先痛絕而不可忍也。予又烏能序哉？雖然，武子平生交游滿天下，至中所甚敬愛者，莫若顧與治。暨予二人，其臨臆時，猶作書以訣，教其弟曰：我有遺文在，不使我同草木萎者，惟吾友乎。我死後，汝必徒白下，見與治爾。止授此書，傷哉！武子誠知予，予獨何以報武子之知乎？武子姓蘇，名桓，江西新建人。其先君客游燕，遂藉京師，應學使者左公試，公拔之，且召見，謂之

曰、生天下才也、可仍返豫章、以學其所未至、于是武
子歸、從其鄉之賢者、喻仲延、萬茂先、陳士業、遊砥行
立節、講求六經語孟之指、居數年而其學成、已告其
同類曰、所貴乎天下士者、惟其能明當世之務也、處
州里之中、不獲周知當世之務、則嚮者所學皆糟粕
耳、因棄家復游京師、見海內名公卿先生長者考問
國家典故、九天禮樂兵農錢穀之數、莫不究治焉、
己巳冬、都門猝有警、武子欲上疏陳禦敵之策、會是
時有以口舌得官者、武子耻之、乃退而紀其戰陳攻

守之事、在薊西戰守畧、又作薊西雜咏、以寓其懷、今
紀與詩具在、讀之可以知武子之用心矣、甲戌來南
都、始交驩予、每相見必角論終日、或終夜亶亶不休、
蓋武子天資超敏、目數行下、輒記誦不忘、又長于辯
論、言足達意、以故前代政令之得失、及國朝制度人
物、未有如武子之詳且覈也、予謂武子曰、史學廢久
矣、以子才識庸、詎出遷固下、倘謝絕世累、巖居十年、
撰述一代之史、必卓爍可觀、武子曰、然、此桓志也、顧
家貧不能多購書、且饔飧無以自給、予間以託司馬

呂公、公訢然曰、吾願爲武子成之、公平居待士厚、又
所藏昭代書甚富、至是乃盡出、以資武子、武子乃得
縱觀其書、竭宵旦之力、眠食俱廢、雖形神癯勞、咯血
數升、罔覺也、是歲冬、則草創本紀六七篇、其文闕深
瑋麗、與憲章錄吾學編所載殊、未幾、公被謗去位、欲
武子偕往中州、卒其業、武子以病辭、然又不忍遽釋
其書、常悒悒不樂、留滯旅中、病日篤、與治暨子私憂
之、且以其性狷介、好面譴人過、人多嫉之者、故予二
人力勸其歸、武子歸未數月、而訢音至矣、嗟乎、天道

無親、常與善人、若顏淵、伯牛者、所謂善人、非歟、而卒
貧病夭折、倘所稱天道、是耶、非耶、夫武子才識如此、
使其少年、幸致通顯、爲臺諫侍從之臣、必能正色立
朝、決大疑、定大亂、功名建于當世、即不然、假以年壽、
至四十五十、從容暇豫、撰成一代之史、未必無補于
國家、胡天厄其遇、而奪之蚤也、古之君子、明當世之
務、不得用而賚志以歿者、可勝道哉、予痛武子不止、
予朋友之義、益痛其有良史之才、而未就也、今與治
輯其遺稿、刻而傳之、嗚呼、是曷足以傳武子、然而武

子亦賴有以傳矣

遜齋近藁序

萬時華

自秦漢以來世所謂文人皆處于不足之分未有恢
然而自有餘者也夫今古文章與天地之氣相為盛
衰世既中古能為不足不能為有餘氣日淫日薄文
人代變化于其際而不自知元會之數固然然總計
數百年間亦必有一人為擅其有餘以示于世此天
地之氣不盡而文章之道所以不衰爾夫魏晉六代
之靡亡論揚雄生漢之季閉閣懷鉛其文裂吻聱牙
以疑後世不足之累固已見矣吾嘗求之唐宋數百

東古堂文選 卷之六
年間僅得二人焉。曰李太白。蘇子瞻。夫兩君子者。才識學問。無所不至。豈獨特其有餘于天下。而世然其恢然而自擅。有餘者。即少陵之傑出。尚似不能與太白爭。且以明允爲之父。求叔爲之師。亦似無以軼子瞻。而過之。今試舉數君子者之文。展而誦之。神巧各擅。乃至卷收讀罷。而心目之際。別有流連而聳動者。必不能他屬。而歸之太白。子瞻亡他詣。有獨至作者。不能知讀。者自不能已。此有餘與不足之異也。予嘗持是以求諸世。未有其人。今乃得之鄭謙止先生。予

讀先生之文十年矣。近振瑾再談先生方讀中祕書。自以身蹈不測。此亦其顛頓夜郎。流離僂耳之目也。春相見章門之上。俯仰朝夕。便入廬山。予時宅憂不能從。挈子友湯生與俱。僅旬日。得文五十首。詩古文詞。倍是乃寄湯生示我。且不以予後進小生而屬之序。夫世誦先生之文者。服習神巧。如對古人。乃予獨覺于卷收讀罷。似更有流連聳動而不能已者。蓋其才識學問。既已無所不至。而理歸絕照。法歸自然。世固未有處于不足。而能出入乎自然者也。嗟乎。世文

東古堂文選 卷之五 七
士或飾有餘以覆其不足。或勉不足以至于有餘。夫能勉之。至于有餘。此其人亦足以傳。然絜之恢然而自有餘者亦已間矣。予閑居每作奇想。恨蘇子瞻不生。今日若使操觚爲制。舉莛必當獨證祖位。令三百年無人。今始欲以先生之文當之。先生之鄉固有唐應德薛仲常兩先生。一代典刑歸焉。或曰如子言豈亦少陵之子太白。明允求叔之子子瞻耶。請更以質之先生何如矣。

北魚軒全稿序

艾南英

首生朱生而孤。其生也。距其先公之逝已兩月矣。太君年十九。飲鴆茹荼。撫首生以有成。子與首生遇長安。言及其先公。未常不淋漓涕下也。既而首生舉進士。於法得自上書。言太君所以當表揚狀甚悉。有旨報可。首生給假治裝歸里門。過金陵而首生全刻又成。予思所以弁首生而未能也。雖然。子何以益首生哉。嘗考前世文章。如衛共姜紀伯姬之事。聖人大之而著於經。竊以爲先王之教流風遺澤。人人如是。

東。古。堂。文。選。卷。之。二。十一。
之深。而自詩書所載。上自夏殷。下逮春秋。千有餘年。
其錄於師氏。載於史傳者。獨此兩人。頗疑先世之文。
闕而未備。抑或採風者。與夫赴告冊書。僅及於公侯。
卿大夫。而未及於士庶。歟。義節之不數見於世。如此。
其長也。及再考共姜伯姬之事。則可謂無愧於死者。
矣。而至於有成於生者。以隆其後。則未之聞也。意先。
王之教。所重固有在。而不必責之苛求之備。以為如。
是。可以訓矣。然由先王之義。推之。使有無愧於死。而。
復有成於生。以隆其死者。之後。尤宜為先王之深。

許也。若夫為寡者之子。則先王有成言矣。孤子當室。
冠衣不純綵。聖人之教。欲其哀痛怵惕。終身焉。如此。
其至也。又從而重其辭曰。寡婦之子。未有見焉。弗與。
為友。蓋曰。為寡母之子。而不能自立。則君子棄之。其。
責之過備。而深憫重恤乎。斯人視有怙之子。又百倍。
焉。由詩春秋之所述。無愧於死者。未必有成於生。由。
禮經之言。其責成於寡者之子。又如此。其至然後知。
太夫人與首生俱。可以無憾也。首生每試學臺。則輒。
高等。既而登賢書。成進士。如取諸寄太夫人之課習。

首生之痛自懲。必皆無愧於先王之教。而吾人首生。為尤難。彼其幼而失嚴父之訓。無家庭聞見之助。而遷固之雄剛。騷人之幽憂。有足觀者。至於文之思禮。度義制節。謹度。又若有哀思。筑。疾。無。黍。所。生。之。意。寓乎其間。然則舍是何以弁首生哉。讀首生之文者。進而求之。仁孝之恩。庶幾歸諸父母。存諸長老。則首生遺教遠矣。邑北有魚山。首生之高祖司徒公。洗石構亭。以為齋居。因以名其篇。首生一念不忘先世之劬。勤如此。予為之序。其槩讀其文。因以知其人可也。

同人合編序

徐世溥

曩予聞長老言。嘉隆時。先正闈試。諸牘出。相從論議。揣甲乙者。不失錙銖。其時士無交游。坊無選刻。文會不過族姓同里數人。月有定課。至期畢集。醴酒三四行而止。鄉會試錄出。姓名乃達于境外。如老子所稱。民居其國。不相往來者。於戲。抑何素樸。而信從若是。與。蓋自予操筆墨。與諸君倡和。已合十三郡之賢秀。皆在。更十數年。而南北。聲氣畢通。稱大同矣。夫。衡。文。者。去。取。當。醇。疵。明。學。術。有。徵。則。文。章。之。權。在。上。故。士。

安其業而習尚純。及乎取舍失當，是非紕繆。王者之
尺度，不足以厭服天下之心。不是文章之權，始在下
而終尚標榜之事，乃出此豈士樂爲之。固亦風會使
然。原其所繇，在上者實有以致之焉。先正敦龐靜壹
之風，邈焉不見。殆二十年于茲矣。甚通將閉，同將生
睽。有識者憂之。蓋文章之權在下，其勢固不能相壹。
且俯仰國家三十年間，朝廷之議論與草野風氣，無
不始不同而終不異者。卽社選之初盛也。天下皆師
倣豫章已，而亦各以方變。選者或至互相反唇，此亦

合極將析之徵也。析則風氣閉閉，而人各安其居士。
專其業，不相聞問。復魁于樸，其在此時乎。兩劉子魏
子聞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令文事中衰，于是復鳩
四方之文彙，選之以勵學術。廣友誼，命之曰同人。合
編在易，天與火同人。同人始不門而終不郊，故槩之
曰同人于野。亨。是劉子魏子之志也。嗚呼！昔之社者
爲同，今之社者爲異。三君子慨然矯之，推此志也。可
以立朝而事吾君，俾諸大夫泯同異之見矣。

石雲居文集序

錢謙益

予未弱冠，學為古文辭，好空同、余州之集。朱黃成誦，能闡記其行墨，每有撰述，刻意模倣，以為古文之道，如是而已。長而從嘉定諸君子游，皆及見震川先生之門人，傳習其風流遺書，久之翻然大悟，屏去所讀之書，盡焚其所為詩文，一意從事于古學。衰遲晚晚，力不從心，世故荏苒，酌應率率，每一搦管，愧汗涔涔，與墨瀋相漬，流傳人間，浪得讚歎，輒慚惡累日。門生故人收四十以後，朱焚之藁，刻成一百卷，會有國難。

棄置墻壁不復省視甲申三月以後誓斷筆覓士友
過從絕口不及文事非敢享其敝帚故自矜重誠以
少而失學老多遺忘墻高於基名浮其實庶幾晚年
刊落重自懺悔不致後世有和凝鏤版之誚也今年
入燕平陵陳百史先生以詩文見示讀其自序推許
遵巖荆川震川諸家而深以俗學為詬病于吾心有
戚戚焉已而卒業其書知其好學深思自出手眼矜
慎特擇卓然有志于古學者也辱不余鄙折節下問
且屬為其序予滋媿焉然亦不能無一言以復也泰

昌記死之歲與秦人文太青齊人王季水譚文左掖
門下各持所見斷斷不相下予曰子亦知道家結胎
之說乎古之學者六經為經三史六子為緯包孕陶
鑄精氣結韜發為詩文譬之道家聖胎已就飛伸出
神無所不可今人認俗學為古學安身立命於其中
凡胎俗骨一成不可變望其輕身霞舉其將能乎太
青喟然曰善哉雖然吾不能舍所學而從子矣讀百
史之文追憶三十年之緒言輒書以復于百史并以
為讀伯史之文者告焉百史之學已成其文可以傳

矣。吾所謂就聖胎者信矣。自時厥後，願一努力，自任
以汲古去俗為能事。予老且賤，不敢如先正所云以
斯文付子，庶幾正告海內曰：當今不得不以此推百
史。余自此益絕意翰墨，不復以隻字落人世，豈不快
哉。

刻鄒忠介公奏議序

錢謙益

故御史大夫謚忠介吉水鄒公，舉進士，卽抗疏論江
陵奪情，拜杖闕下，投荒九死。兒童婦女皆知其姓名，
余羈貫時，去萬曆丁丑，才十餘年，王母下淑人，道公
事以訓予，咨嗟嘆息，如千古以上人也。天啟壬戌，始
得謁公於朝，一見如平生。權公初入朝，朝右望見公，
衣冠以為有異，門墻高峻，如泰山喬岳之不可仰，而
秋霜烈日之不可近。公顧頽然，藹然，威儀易，直語言，
坦率，無人而不得至其前也。嘗過予邸舍，抵掌談笑。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欠伸于坐隅之榻。語方更端未悉，摩腰坦腹，黝黝熟睡矣。其疎節直腸，胸中無事，大都若此。然其於軍國大故，朝廷大議，人才摧折，忠邪消長之故，一語及之，意氣空涌，目眦注射，若矢之激弦，星之奔杓，曾不可禁禦也。每有所見聞，輒草疏入告，伸紙屬筆，率其意所欲言，其所以告君父者，一如其告賓朋告妻子。諷言長語，間亦闢及，意不假膏飾，文不加點竄，久之或併其前藁，忘之要亦其天性使然，非有意學古人以詭辭焚草爲能事也。公歿，閩人林銓字大長，鈔得

其奏議五卷，每出游，并其所作詩卷，貯篋衍中，崇禎乙亥，銓客潛山山谷寺，流賊卒至，銓部署寺僧據山半以守，數日食盡，守者亦去，銓盡棄其資斧，取忠介奏議及其詩卷，縛兩肘，右手提，禁石，左手持，白挺背，劔且鬪，且走，踉蹌百餘里，踰兩日，還寺，饑餓無所得食，拍手大笑曰：吾縱餓死，幸以忠介免矣。又七年，自越游吳，典衣賣文，少有利餘，盡付梓人，鏤版以傳于世，而屬予序之。自江陵亡後，忠介見忌時相，不得一日容於朝，晚登三事，爲奄黨論逐，以死。身死之後，閩

海之布衣。初無造門之游。半面之雅。乃獲其意。文斷
簡。愛惜保護。以其身殉之於戎馬。擊撞。死生呼吸之
際。是可嘆也。忠臣直士。名節道義。天地間之元氣也。
讒夫小人。視之為骨。讐血。忍必欲斬艾之。漸滅之。俾
無遺種。而後已。嗚呼。天地間之元氣。終不可以滅亡。
而讒夫小人。磨牙鑿齒者。相仍而未艾。如銓之為其
六。斯世所不可少也。與崇禎辛巳十二月序

集虛館詩序

陳弘緒

漢魏而後。言詩者必稱晉二陸。然予讀陸機文賦。而
嘆機之未嘗知詩也。其言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
而瀏亮。夫以瀏亮言賦。淺矣。而至於以綺靡言詩。則
其失也。更甚。詩主於情而已。三百篇之作。凡其出之
里巷歌謠。男女謳吟者。一切因情為聲。彼固不知有
所謂綺靡也。即其雅頌之什。登於郊廟。朝廷詠於學
士大夫者。其體類皆典重深奧。豈以綺靡之為尚乎。
言詩而至於以綺靡為尚。莫如六朝為甚。六朝之詩。

陵替至於元嘉求明之間。可謂綺靡之極矣。試讀其清商諸曲。彼其流連光景。繪寫藻麗。其視三百篇之典重深奧。不啻如賈桴土鼓之於繁絃急管也。然詩之弊亦莫甚於元嘉求明之間。其爲害不但中於語言詞句而已。人心由之以淫泆。風會由之以奢蕩。國運促而王澤竭。皆於其詩見之。蓋綺靡之流弊。一至於此。由今觀之。六朝之詩。之弊。機爲之也。機以緣情。綺靡一言。啟其端。而六朝諸人。卽以綺靡爲其情。以綺靡爲其情。而詩人之情。亡矣。豈獨三百篇之典重

深奧者不可復見。雖自漢魏以來。質樸高古之作。亦漸滅無餘。何者。其情亡也。嗚呼。機以一言。而使六朝諸人。併亡其情。豈不亦可嘆也哉。夫詩主於情而已。主於情。而又能典重深奧。斯真足以傳矣。更何綺靡之足言乎。予友公聞宗侯。其爲詩亦既勤而久矣。然未嘗以綺靡自累。每有所作。大抵於典重深奧者爲近。卽其求近於典重深奧。亦未嘗徒擬議於語言。而肖似於字句也。又能悉本於情。以爲之主。公留豈其學於三百篇者深耶。何其能絕六朝之弊。而傑出也。

公留生蕃王之家。戴瓊弁。縮朱組。繁妖足以感其耳。華艷足以感其目。公留皆一一屏去之。而獨沉醉於詩。其所為詩。又能屏去綺靡之累。而一一取法於風雅焉。公留真可敬也。嘗考漢武帝時。河間獻王。獻雅樂於朝。班固侈為同姓之盛事。以公留之才。使其佐為聲。歌登於郊。廟朝廷被之。管絃以鼓吹。休隆當有。陋河間之所獻者。豈獨笑陸機而卑六朝也哉。

致身錄序

陳澧儒

儒向者撰有建文史待。曰遜國編年。曰報國列傳。曰定論。如請復廟號。請補實錄。請宥諸忠臣子孫還籍。是也。曰傳疑。如金川門獻降。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參半是也。今得先朝史仲彬致身錄。而革除君臣生死之際了然矣。帝之出亡也。建文夏六月庚申十三日也。以未時從鬼門出。從者繇水關御溝出。薄暮會于神樂觀之西房。此時願扈駕者二十二人。其與帝同祝髮者三人。吳王教授楊應能。編修程渝。稱

此立御史葉希賢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者七人徐
王府賓輔史仲彬刑部司務馮淮稱塞馬先生時稱
馮翁稱馬公時稱馬二子中書舍人郭節稱雪菴時
稱雪和尚宋和稱雲門生時稱稽山主人稱槎道人
編修趙天泰適衣葛稱葛衣翁時稱天肖子欽天監
正王之臣家世補鍋稱老補鍋鎮武牛景先稱東吳
樵時稱東吳主人其他如廖平金焦王艮蔡運梁田
玉梁良玉梁仲節王資劉伸鄭洽何洲各徂散四方
遙爲應援其姓氏爵里具核在錄中皆革除志吾學

編野不載也帝初欲依西平侯不可欲依浦江鄭氏
不可史仲彬迎至吳江之黃溪適聞成祖追彬勅命
帝逸去諸君子刻日訂期尋帝于滇南于重慶于白
龍山下浪穹之深林于逆旅之客舍不遇則泣禱鬼
神徧詢之樵翁牧豎遇則或目成或隱聲泣或同宿
或分行或行乞于市或結草廬以待帝或懷糒脯以
獻帝或紉衣補履以進帝或病而旋歿或合而旋離
繞繞索索惟恐捕者之覺而掩其後抑何險也又何
憊也昔晉重耳奔狄從者五士其餘不名數十人齊

田橫奔海島上。二客與五百人皆自到。此二事嘗恨
史佚其姓名。最爲千古奇痛。倘史公致身錄不存。即
諸君子幾與重耳田橫客等耳。嗟乎。建文君生不
重耳。之。反國。歿不及田橫之王者。墓獨其竄伏。崎嶇
能使二十二人者。君亡與亡。君存與存。詭姓名。屏繫
跡。歷萬里而不渝誓。九死而不悔其寃。君與臣兩全
七尺與十族。無剛鬻。屠滅之慘。視黃練方鐵。慷慨就
死者不更難乎。當成祖遣尚書胡濙行遊天下。訪求
張三峯。意蓋踪跡。建文帝也。都御史陳瑛。鍛鍊諸忠

臣獄。凡有片紙株連者。小則誅一家。大則空一村。瓜
蔓之抄。殆無寧日。史公爲仇所訟。寧獄死。終噤不自
明。其精忠隱德。蓋如此。迄今二百餘年。史氏以家藏
秘本。今于焦先生茅山所得。無毫髮差謬。乃不諱而
行之。此天之所。以哀憐建文帝。失國之無事。又憐二
十。二人。之。泯泯無聞。而呵護此書。以待史氏之子孫。
亦。揭于天下。萬世也。致身錄一出。不惟見建文帝得
士。之。報而成祖亦且。非白殺侄之名。其關係一代正
史。甚鉅。故草莽臣儒。敘其錄而傳之。

戊辰房書刪定序

艾南英

嗚呼制舉之業。至今日敗壞極矣。群天下聰明才俊之士。所奉甚尊。所據甚遠。而究歸於臭腐而不可讀。則豈非空踈不學之過歟。夫今之所據以爲名者。曰經也。史也。子也。是三者。兩漢而後。立言之士。不能外也。何獨於今人而疑之。然而有不然者。史自丘明遷固至矣。爲其君臣將相。職官氏族。戰攻治亂之跡。與舉業之穴。既不相爲用。至其風度韻格。馳驟迭宕。變化離合之微。非得其神者。又無由而至。故爲盜於舉

業者遍天下。而卒未有入左丘明司馬遷之室而剽其藏者。力不能也。獨諸子之言。浩渺寬博。以無所附麗爲長。故文之誨盜者無如是書。然在當時已有黃老農墨刑名縱橫九家之異。其大旨旣悖謬於聖賢。學者未能考正古文。則雖晉魏隋唐。依托周秦諸子之目。以自見。而亦爲其所欺。甚則以劇秦美新之揚雄。而群然尸祝之。習其書。效其詞。比於周孔。魑魅魍魎之言盈天下。甚矣其不學也。若夫目不讀諸子。而剽襲人言者。即以是人爲諸子。及其不足。則彫琢爲

詞。以代之。其冒濫如是。固不足恠。於是。有黠者出。而悔之。於史不能於子。不可又逃。而曰。尊經。漢經之名。立而天下之奉之者。庶乎有辭矣。雖然。亦有以古之爲經者。告之乎古之爲經者。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未聞必襲粵若稽古之詞。而後能爲書。苟舉乾坤九六。而遂可以爲易也。且夫聖人之言。各有所爲。而發。蓋有前後不相襲者矣。今必贅經語。以就題。復強吾意。以就經語。又况夫專經而不

能通其解業一經而誤用其四若是而視於人曰尊
經吾恐先聖有知必以為穢而吐之矣嗚呼今日制
舉之弊已至於此一人倡之人人和之遂至臭腐而
不可讀而吾以為此皆空疎不學之過也富人鎡萬
鎡臧獲萬指無所不有而若一無所有三家之村稍
稍温飽得一金而張皇動色又有窶人丐夫焉饑寒
迫之不得已而為盜為大盜則剽富人之藏不能為
大盜則取大盜之所剽而負販之遇水旱凶荒則三
家之温飽者且將為窶人丐夫而窶人丐夫之為

小盜者執而歸司敗又將入於刑焉今之為一何以
異此使其讀古人書得其本末源流無所不有而不
若一無所有何至得一金而色喜與夫剽富人之藏
而又從大盜而為之負販哉救斯病也莫若以今日
之文救今日之為文者此吾所以不得已而再有房
選之役也而於其中猶有不欲存者焉嗚呼與吾選
者其是非天下既得而見矣不與吾選者其是非天
下尚未得而見也今日制舉業之病可勝道哉

陳少陽先生奏議序

周

言事有三。大臣得主既深。投機半語。効歸毫密。即不
 然而去。就之間。天子或改容焉。諫官論列。極忠盡愛。
 行焉。功不行焉。非罪。要其職而已。至若布衣之士。
 情深報國。同夫人之不言。不忍同夫人之言。益不忍
 一朝犯天子之甚諱。嬰奸臣所極痛。有進無退。有死
 無生。嗚呼。斯為難矣。少陽陳先生諸封事。既昭昭日
 月矣。而留李綱一事。金人解去。為功非小。然使少陽
 以是見非其志也。迨與歐陽徹西市。同歸。而區畫諸

事一一如平時於斯爲見少陽也夫少陽忘在必死
觀其前後言誠非欲生者然潛善輩力以死相干而
高宗亦終不欲生之嗚呼潛善高宗可謂曲成少陽
志哉悲夫少陽吾潤丹陽人也大江外注長湖中滿
少陽在焉嗚呼孰謂吾潤少人哉

陳同甫先生奏議序

周

容山劉子曰敢氏好古篤行人也與予交十年予讀
書三節山劉子時過存焉古今得失人物臧否劉子
爲予言甚嚴一日語予曰士貴氣節貴理學尚矣然
節不本學虛爾矯爾學不依節則又迂爾僞爾漢張
儉宋楊時不至今訾議哉今觀陳同甫先生三邁獄
事未嘗逃死詣闕再上書孝宗欲官之不就渡江歸
嗚呼斯亦張揚之所少矣同甫嘗與死晦先生論王
野之辭及對策光宗以爲善處人父子之當其時

考宗在商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甚善嗟其豈區
區氣節所能至哉所爲原心抄忽論禮分寸諸儒之
學又何愧焉於是既刻少陽又刻同甫曰二陳先生
奏議而屬周子仲馭序

賴古堂文選卷之二終



程